

感觉自己好像脱了层皮

——访《少林僧兵》主演崔林

“看着镜子中的我，很陌生。”崔林说起刚当“月文”时的感觉，光头、一身水青色的僧衣，他对着镜子中的自己喃喃自语了许久，试图找回之前的自己。从接到参演的邀请到剧组开拍，前后不过三天，因为和所有的电视剧一样，为角色寻找演员总是好事多磨。“月文”一角的出演者一直没有定论，在许多人选中，李惠民导演只看了看崔林就断定：“他能行！”看剧本、决定参演、落发“出家”，这三件事崔林是在一天之内完成的，倾心于“月文”的程度由此可见。

僧衣一上身，崔林就能立刻入戏，衣服好像有一种特殊的魔力，让他有了“神圣之感”，他说：“穿上这身衣服后就告诉自己，绝对不能做任何一件有损于少林的事情。”拍摄的时间是在10月份，天气骤凉，几乎所有的水戏都在那时开拍，崔林不仅要潜入冰



冷的湖水中，而且还要拍高桥落水等，可谓做了一把“苦行僧”。记得有一场戏，要求“月文”被活埋，剧组先是在地上挖了一个大坑，崔林躺在里面，为了方便拍摄，他的身上被罩了一个巨大的玻璃盖，远看好像水晶棺材。镜头上的红灯一亮，崔林就要立刻憋一口长气以配合拍摄。与此同时，地下的各种小虫就争先恐后地来和他“亲热”了，蚂蚁、蜈蚣、毛毛虫等应有尽有。但当演员就要忍耐住浑身的奇痒，不许喘气，也不许动，直到导演喊停……

仅仅是身体上的磨砺还不够，因剧情需要，饰演“月文”的崔林常常要在剧中“讲故事”，每当他来到少林后山的达摩洞，或者站在林立的碑林中，讲起六祖慧能的故事，或者说起大智慧者的法语时，“我就会忽然感觉自己好像脱了一层皮，头脑特别清醒，这

种精神升华的体验从未有过”。

笔者还记得，第一次注意到崔林其实是在电视剧《香港姊妹》中，当时他虽并非男一号，但饰演的那个既稳重、随和又有责任心的“赵斌”却意外地赢得了一大批观众的好感，也因此被众多女性观众看成“新好男人”之代表。如今见了本人，棒球帽遮住半张脸，一身花色的衣裳衬托着他的皮肤……眼前的崔林打扮得活灵活有余，乍看之下好像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大男孩。但与他交谈几句就发现，他的心要比外表成熟得多。他几乎很少笑，说话间总像在思考着什么，“我是一个容易走极端的人，可以说说既忧郁又兴奋。但我喜欢这种性格，因为走极端的人往往



比较真实而且重感情”。崔林在拍戏时也属于“性情中人”，喜欢和自己较劲儿，如果哪句台词的感觉没把握对，他一整天都会陷入郁郁寡欢之中，“好在李惠民导演是做电影出身的，他的感觉很细致，会耐心地等待演员的状态慢慢回来。” (张维)

善而为之

——访《少林僧兵》编剧王秋雨

生于河南，长在少林寺旁，从小因练武和“少林”结下甚深缘分的王秋雨作为《少林僧兵》的编剧，似乎正应了佛家所讲的因缘使然。

应少林寺的要求，剧本以“抗倭”事件为主线，因为那是一段至今没有在影视作品表现过的历史。加上少林武术、民族精神和爱国情结三大精髓，这部大戏的整体骨架就基本搭成了。丰满血肉是王秋雨要做的事情，当时的他正在写《六祖慧能》一剧，对于禅武精神已有了深刻了解，这让《少林僧兵》的创作变得并不艰难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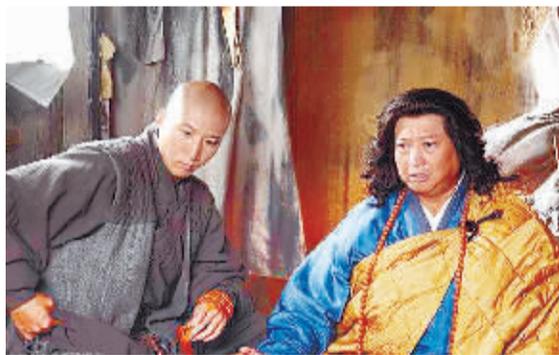
故事像极了一个“轮回”
“抗倭是故事的大背

景，但其中武僧们的设计还有另外的意思。《少林僧兵》还讲述了这些少林僧人在世事中逐渐剥离自我的修行过程，就像一个公案。”王秋雨这样一说，似乎一语道破天机。

的确，从开篇来看，故事还是从月空、月文进入少林寺讲起；中篇时，为了抗倭救国，他们带着一身武艺走出山门，跟随师父经历了众多人生磨难之后，月空因战圆寂，月文重回少林寺成为一名真正的僧人；结尾篇，曾经调皮的沙弥最终成长为一代高僧……这个过程像极了“轮回”，编剧似乎巧妙地用月文的经历讲述了一个“回归”的过程。虽然其中必定艰难，但正是这种艰难才推进了人在觉性方面的真正“成长”。

关于人物的思索

剧中的人物是否确有其人？就3个师徒来说，“月文”一角属于臆造，而“月空”在历史上确有记载，而且还详细地记述了他的制敌绝招——擅用铁棍，腾空跃起劈砸，可连人带刀一并砸



碎，死后被封为“月空大将军”，至今松江边还有他的塔。

师父“大脚僧”看起来则有些眼熟，感觉性情和宋代的神僧“济颠”颇有几分神似，处处不拘小节，看着疯癫但实际比谁都明白，“没有原型，但人物灵感来源于一个传闻。据说有位疯和尚无名无姓，住在少林寺的后山，武功高强，实为一位得道高人”。禅宗本不着相，所以“大脚僧”的造型也没按常规剃头，而是学习近代高僧虚云老和尚，因无暇顾

及，就随意留发了。

至于剧中涉及的一代名将戚继光和俞大猷，王秋雨做了一些符合剧情的调整。“我主要写的是少林时期的戚继光，他并不完美，展现出了一些年轻人常有的性格弱点，比如不太成熟等等。其

在少林寺的日子

——访《少林僧兵》主演李铭顺

由一个外国人扮演中国明朝大将戚继光，这本身就是个话题，“我至今也不知道导演为什么选我”。生于马来西亚、成名在新加坡的李铭顺说着一口流利的普通话，提起《少林僧兵》就一脸的喜悅，说到自己的角色就滔滔不绝：“能饰演戚继光我很高兴，他是一个天生的军人，看着倭寇欺压自己的民族，从小就憋着一股气，要保卫家园。于是他18岁就当上了将军，性格上说不二，在战场上每一个士兵都必须听他的。”

其实，观众对于李铭顺并不陌生，随着《神雕侠侣》等一系列新加坡剧在中国的热播，他的名字越来越多地被中国观众所熟悉，但如此近距离地接触他还是第一次，时尚的礼帽、随身的灰色毛衣，温和的笑容，有问必答的交流……这些细节无不彰显着他作为一个艺人的成熟。“我喜欢中国，希望在这里发展甚至安家。”他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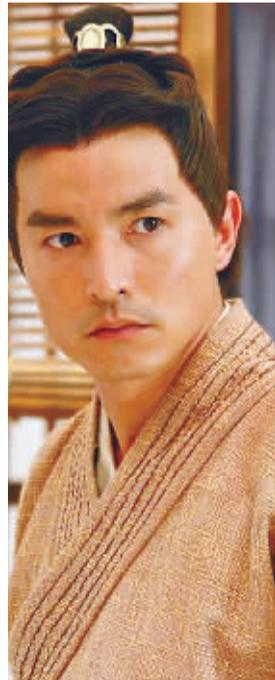
少林寺在李铭顺的心中是一个绝对神秘的地方，人人都会武功，处处都有高手，“在少林寺的任何一个角落，人们的讨论事项都是武术”。主演们的第一项任务就是在少林寺习武两周，每天上午、下午各训练两个小时，中午自愿跟随少林僧人参禅打



坐。虽然练武的时候是在冬末，冷飕飕的风让人恨不得把自己里三层外三层地裹起来，但李铭顺却往往在训练前的热身阶段就如跌落水中，头冒热气，浑身被汗湿透，上衣和裤子全部贴在身上。“开始的第一个星期真的是累得受不了，我的武器是长枪，那真的是很难耍的一种兵器。”他说。

他的武术老师是几位岁数不等的沙弥，一位年仅18岁、专门负责教他练枪，另外两位负责帮他拉筋，小师父的腿一抬就超过了头顶，李铭顺任凭怎么练都不行。旁边有位年长的武僧实在看不下去了，过来相劝：“小心受伤，这个年纪已经不能勉强了！”虽然吃了不少苦，但到了实际拍摄时，李铭顺终于苦尽甘来，达到了导演要求的标准。按照剧情需要，戚继光百分之七八十的戏都要穿戴盔甲，二三十斤重的装备像沉重的铁锅背在身上，一般人穿一会儿就吃不消了，但因为有了习武的功底，李铭顺当起将军也就轻松自如了不少。

(张维)



“我的所有指向就是‘善’。”王秋雨说，在他的设计中，月空和月文经常会面临触犯和遵守“五戒”的两难境地，比如在偷倭寇的武器时，“当这些挣扎出现时，他们就明白了佛学中圆融的含义，只要是为了行善，这些就不再是问题。”那若遭遇了感情呢？他们就普通人一样，也会喜欢，也会不知所措。不同的是他们会不断地被自己特殊的身份所提醒，继而自我约束，这其实也是明心的过程。这个经历是很多出家人都有的，该剧表现得真实，既不矫情又让人有所感悟，实在难得。

(张维)

